

功夫大使

(十三)

劉昌博

從巴西到多明尼加

清明假期中國芭蕾

朱大使夫人名作家徐鍾佩女士把巴西著名女作家瑪麗亞，渥納萊斯也請來觀賞，這位女作家對我說：「貴國的表演，不是馬戲，不是雜技；而是中國人的芭蕾，蘊儲了中國悠久文化與藝術的結晶，美妙極了。」

六日上午九時起，我們全體男女團員坐一輛大交通車，在朱大使夫婦陪同下，參觀巴西的新型建築物；因此城新建才十三年，沒有古蹟懷念，無從發抒「思古幽情」；一切建築物只好向新潮派，抽象派及印象派方向發展；因而，沒有兩幢建築物的形式是相同的。

巴西最高的建築物是電視鐵塔，高逾一百五十公尺，巍然聳立，塔內有國家電視公司辦公房舍，其上有咖啡廳和餐廳；乘電梯直上，約莫全塔三分之二的高度，有一個三角形瞭望台。我們分批在台上眺望，全巴西的景色，盡入眼簾；因為，此塔的位置不僅是全市中心點，且是全市最

高的坡頂；故益顯得卓然不羣。

在瞭望台俯視正前方，有一條寬三百公尺的中央大道，道路中間有一百公尺是花圃，綠草如茵，蒔花似錦，彷彿一條編織彩色圖案的錦帶。道旁行道樹，高低整齊，風吹葉動，搖曳生姿。道路上沒有斑馬線，沒有紅綠燈，沒有電線桿和下水道，沒有水管和油管；因為，電線、水管、油管及下水道皆已埋入地下，道路又是立體交叉；所以，馳車道上，愉悅舒暢，頗富詩情畫意。

三權廣場巍巍國會

中央大道的盡頭是「三權廣場」，所謂「三權廣場」，即指立法、司法、行政三權鼎分的廣場！廣場縱橫有五百平方公尺寬，用方形水泥磚塊鋪設，中央豎立一根高旗桿，旗桿有廿二根支柱，象徵巴西有廿二行省，桿頂飄揚着巴西的國旗。旗桿右邊有一座高大雕塑像，男女二人相抱的抽象派作品，象徵巴西男女平等，對國家應盡的義務及應享的權利相等。旗桿左邊是一座鴿子

樓，千百鴿子飛翔棲宿其間，象徵這是個愛好和平的國家。

廣場右邊是四層樓的總統府（行政），左邊是三層樓的最高法院（司法），正對面是國會（立法）參眾兩院。眾議院的屋頂是一個朝天的大碗，象徵廣納民意；參議院屋頂的大碗，是碗口朝下，覆蓋一切，象徵法律的尊嚴。兩院中間是兩幢辦公大樓，其高度，其形狀，彷彿紐約的聯合國大樓；兩樓距頂端不遠處有天樓懸空相通，象徵兩院除各有其獨立的職權，但在國家的利益前提下，還須相互溝通合作。

國會的房屋最高大，最考究；象徵巴西是一個民主國家，國家權力在國會，不在總統府。

國會前面，有一座大理石紀念碑，碑前是格拉德（Grand）總統浮雕像；因他主張遷都來此，特立此碑紀念他；碑內有一間長方形屋子，其大理石牆壁上刻有巴西共和國憲法的全部條文。

總統官邸許願最靈

國會面向電視鐵塔的一面，即是寬有三百公尺的中央大道，兩旁是各部辦公大樓，每樓高十層，每部佔一幢高樓。右邊有八幢大樓，左邊有六幢大樓，表示巴西政府有十四部。但以左邊第一幢高樓最講究，這是外交部辦公大樓；前面有大水池，有兩座雕塑像豎立池中，彩色噴泉，光燦耀目；池上大廳可容五百人參加酒會。

總統府後面不遠處，有一幢類似美國白宮的樓房，這是總統官邸，前面是一大片正方形廣場，茵茵綠草，平整淨潔；另有一條人工小河與外界隔離，河水澄清見底，河底舖有成千上萬的各國錢幣。據說：擲硬幣入河中後，所許下的「願望」，常能實現，十分靈驗；於是，遊客到此，咸拋擲錢幣許願，是否靈驗？不得而知，但河中錢幣纍纍，確是事實。

另在中央大道旁邊，尚有歌劇院，圖書館，體育館，總統做禮拜的大教堂，博物館；每幢建築物，無論外觀和內容，都很「現代」和「新潮」。一般說來，商業區的房屋最富變化，巨廈林立，式樣翻新；旅館區的樓房，櫛比排列，最為整齊。

香醇咖啡免費招待

我曾到商業區參觀，商店的裝飾皆是新潮派的，各種貨物價格比聖保羅和里約還貴些；因巴西沒有工廠，沒有出產，一切貨物皆從各地運來。惟獨屬於農產品的咖啡，價廉物美；我到他們的冷飲店喝咖啡，他們都不收錢，免費招待；小一杯咖啡，香濃醇厚；晚上喝一杯，興奮異常

，輾轉反側，不想睡覺。

六日晚上八時演出第二場，天氣作怪，六時半起大雨滂沱而至，歷久不停，再加上閃電雷鳴，聲勢駭人；我就心晚上沒有觀眾。到七時四十五分，大雨略為小下來，但見一個個觀眾撐着雨傘，穿了雨衣和雨鞋，冒雨而來；有些還是赤腳大仙，涉水而至，令人感動。因為，大雨的關係，我國特將演出時間延後半小時，至八時半觀眾多達六千多人，真出人意料之外。

風雨交加掌聲如雷

開演後略半小時，雨又大起來，室內六千多觀眾熱烈的掌聲，屋外嘩啦啦的雨聲，不時在閃電後跟着來的雷聲，譜成一首令人難忘的風雨交響曲。幸而，巴京地勢高亢，下水道又建造得好，不至一雨成災。

當晚的觀眾，除軍、政界領袖有參謀總長葛納德萊等外，尚有不少文藝作家如瑪麗亞、渥納萊斯等；當然，絕大多數是巴西的一般人民。

七日下午一時半，我團乘車到一百五十公里外，一個盛產寶石的小鎮林里斯、達里那遊覽；旨在參觀巴西的寶石製作工廠及巴西的寶石產地。

我坐在車上憑窗外望，發現這條公路兩側，盡是莽莽蒼蒼，漫無邊際的叢林，公路是平整筆直地伸向荒原。公路上沒有一座橋樑，因為沒有河流，沒有湖泊，沒有山谷，自是不須架設橋樑，並且缺乏飲水；致沿途看不到村舍人家，儘是灌木叢林，及雜草鋪蓋成的原始荒原。

螞蟻雄兵橫行荒原

經我仔細探索，天空不見飛鳥，草叢不見走獸，連蟲叫的聲音也聽不到，荒原一片死寂。後來，我們發現一個奇異的景象，叢林裏到處有泥黃色的螞蟻包，彷彿一隻隻橄欖球掛在樹枝上，有些像一個個大炮彈密立在雜草間；而且，每隻螞蟻長約寸許，大得驚人，多得駭人，橫行荒原，兇惡可怖。

據一位老華僑告訴我：在十五年前巴西東北邊區荒野裏，有一個新開墾的小村：時值天旱，螞蟻搬家，漫山遍野，舖天塞地而來，把這一小小村重重疊疊包圍；三天後，小村內全部人畜只剩下一具具枯骨。

因此，在這些荒原裏，既缺乏飲水，又有螞蟻雄兵為害；非僅人不能居住，連飛禽走獸也無法生存下去。所以，要開發巴西內陸荒原，先要設法趕盡殺絕這些具有耐旱力的「螞蟻雄兵」後，方能收到開發實效。

區區小鎮遍地珍寶

我們抵達林里斯、達里那鎮，鎮上人家有三分之一的人在經營寶石加工；寶石工廠內的男女工人，有的用手握着瓦斯管以其噴出的火焰來鑲嵌寶石，有的以精巧的小鐵鉗夾住寶石在滾動的機械上琢磨；一顆顆的晶瑩寶石，五顏六色，耀眼眩目，煞是好看。每家工廠前面有販賣店，寶石的價格較聖保羅或里約便宜一半；但以綠寶石最貴，紅寶石或黃寶石次之，白寶石最低廉小，

小鎮地上的碎石，到處都是亮晶晶的水晶石，倘加以琢磨即成寶石，真是遍地珍寶。

這許多寶石，看來實在可愛；我國國樂隊女團員陳仲桐，她勸每位團員買寶石，她一張伶巧的嘴吧，說動不少人花錢買了一堆堆廉價寶石；而她自己却很少買，她說：「我看你們買了，我心裏就滿足了。」每次買紀念品時，她的心理是「滿足」了；可是，我們口袋內的鈔票却囊空如洗；大家都說她是位最佳的義務推銷員。

晚上，我們在巴京僅有的一家中國菜館——中華樓，吃到一頓豐盛的中國菜。

新形機場建構豪華

因為，我國要搭乘八日凌晨三時的班機前往加勒比海中的島國——多明尼加，七日午夜十二時前必須趕到機場，所以，上半夜只好在朱大使官邸渡過。為讓時間在愉快中溜走，朱大使親自擔任電影放映師，放映了兩部剛自國內運來的彩色短片「外國人眼中的台灣」及「台北之晨」，看來很親切感。朱大使夫人徐鍾珮女士的「八寶飯」，吃得大家津津有味；朱大使說：「這是我大使官邸最熱鬧的一個晚上。」

八日凌晨一時抵機場，因為要等班機，我有足夠時間參觀這座現代化機場，寬廣宏偉，設計新穎；三樓是辦公室，紅絨地毯，錦織簾幕，陳設豪華。二樓有寬敞候機室、咖啡室、大餐廳，周圍是琳瑯滿目的商店；靠機場一面有廣闊露天涼台，可容萬人以上。一樓前面有五彩噴泉，也有旅客休息室及餐飲室，即將登機的旅客則在一

樓休息；地面皆鋪有厚絨地毯。

我們於八日清晨二時半，始自巴京起飛；先飛委內瑞拉共和國首都卡拉斯，再轉往多明尼加共和國訪問演出。

虔誠禱告大難不死

我們在漆黑的夜空裏，向巴西西北部飛行，當飛越亞瑪遜河流域上空時，氣流惡劣，顛簸不已。不時見到機翼下閃電強烈，雷雨交加，聲勢駭人，連續有六次之多；我就心這次大家的性命可能保不住，或許要「為國捐軀」了！

在我身旁的男女團員，有些嘔吐不已，有些膽小的女團員像過去在中美洲飛越安第斯山峯，遭遇惡劣氣流的情形一樣，口中唸唸有詞，以顛抖地聲音，虔誠地禱告，請求關公、媽祖、觀音大士、上帝、耶穌、聖母瑪利亞等中外神明一齊來保佑我們。可能是她們感動了這些神明，至凌晨五時許，風停、雷歇、雨止，我們於六時四十五分安抵委內瑞拉共和國首都喀拉斯國際機場，又一次「大難不死」。

在四個多小時長途顛簸航程中，無法入睡，致下機時每個人疲乏不堪，倦容滿臉。在機場候機室為辦理各種驗關及過境手續，又枯坐等候一個多小時；大家不僅疲累，且饑腸輓輓，餓得發慌；好在委國天氣燥熱，不至「饑寒交迫」。

野花咸開蜂蝶不採

幸有我國駐委國大使王之珍，鄒祕書景祥，蔡祕書水諒等到機場接待；在心情上獲得不少慰

藉。由於，機場在大西洋濱畔，委京却在三個大山後面；我們從機場乘車赴委京，要翻越三座大山，穿過三個大隧道，蜿蜒曲折的公路道旁野花盛開，草木鮮茂；惟不見採花粉的蜂蝶，天空也不見飛鳥，原野靜謐，一片死寂。我猜不透這是什麼原因？難道跟巴西的荒原一樣，有「螞蟻雄兵」為患？

車行一小時許，方到達我駐委國大使館；王大使請大家吃牛奶、麵包、水菓、餅乾等果腹，餓肚子吃起來，覺得分外好吃。由於，太疲倦，吃飽了就想睡覺；會議室、大客廳、走廊上，只要有牆壁靠背的地方；很多人靠着牆壁、沙發椅及餐桌，即呼呼大睡，進入夢鄉。我們真像一支參加大會戰歸來的士兵；只想在睡夢中去恢復疲乏。

總統改選首長出馬

到九時，王大使夫人又叫醒我們吃早點；然後，王大使陪同我們乘一輛大交通車到委京市區內觀光。

喀拉斯街道狹窄，坡道甚多，人車壅塞情形，較台北猶有過之。因為，全市有二百五十萬以上人口，密擠在幾個高原山谷中，這些山谷海拔高達三千四百十五呎；山谷內有三、四十層摩天大樓，但在附近山嶺上却像蜂窩似的聚居着用白鐵皮做屋頂的貧民，顯得頗不調和。

蔡祕書水諒告訴我：住在山嶺上低矮小屋的貧民，並非真正貧民，他們多數人收入在美金六、七百元以上；因住在山上貧民區，不但不必上

稅，每月還可領取貧民救濟金。

我們訪問時，恰值委國五年一度的總統大選，鑼密鼓繁，熱烈展開，街頭牆柱上貼滿競選者的宣傳標語及照片；此次競選者有十三人，其中有一位印第安族酋長也參加角逐，他的打扮彷彿台灣山胞。所有競選者有一個共同主張，要收回在外國人手中的石油產權。

噴泉飛濺裸女出浴

我們曾到一個景色幽美的山谷中，瞻仰委國的開國英雄紀念碑，兩道碑高約二十公尺，立有十一位英雄雕塑像，有文字說明其功勳。碑前是公園，花木扶疏，園中有一排噴水池，每一池內有四座裸女塑像；當噴泉水花飛濺時，這些栩栩如生裸女，彷彿在池內裸浴。

我們拜訪委國國會參議院，其庭院中也有噴泉，雕塑像；會議廳前有高高的石塔，廳內牆壁及天花板上都有巨幅壁畫，內容是描繪委國向西班牙人爭取獨立時的幾次重要戰役景況；其開國英雄玻利華將軍跨着戰馬，揮舞軍刀指揮千軍萬馬衝鋒陷陣，英武非凡。廳內還陳列有玻利華將軍的辦公桌椅子，以及使用過的指揮刀。我們參觀時，有女導遊用英語解說每幅壁畫的內容。

盛產石油富甲南美

誰都知道，委國是世界上第三產油國家，每天出產原油及精練油約三百三十萬桶；這些石油每年給委國帶來的財富，是一百三十五億九千三百萬美元，使其國民每年平均所得高達二千二百

八十五美元，在中南美洲國家中無出其右。

委京市中心區，繁華熱鬧，大百貨公司，大遊樂場，大賭場，夜總會，大飯店等，櫛比林立，已把它裝扮成一副暴發戶嘴臉。

委國位在赤道線附近，終年氣候炎熱，男女比數是一比六，男人喜歡與女人同居，不喜歡與女人結婚；所以私生子特別多，好在國家有的是錢，有錢救濟，教養不成問題。

我國在委國只是訪問，沒有安排演出；所以，中午在大使館吃過自助餐後，又於下午一時半乘車趕往機場，在候機室枯候一小時，即搭機飛往加勒比海中的島國——多明尼加共和國。

赤色暴徒屢劫客機

加勒比海自古以來，即是大海盜出沒的海域，致有「海盜窩」之稱；而今，在這一海域內，出現了一個赤色的大海盜卡斯基，古巴便成了現代的「海盜窩」。古時，海盜們在海上攔劫商船；現今，赤色恐怖份子和巴游暴亂份子合夥，專門在空中「騎劫」客機，近年來在此海域上空，劫機事件屢見不鮮。

我們坐在飛機上，看到機翼上蔚藍色的天空，機翼下湛藍色的大海，碧波如鏡，平靜而優美。當我心中想到「劫機」事件時，再也無心欣賞機艙外的景色了。因機艙內每位年輕外國男女，都有可能一躍而變成「騎劫」暴徒，充滿危機，我一直無法安靜。尤其，我看到有幾個黑人，粗壯的體魄，滿臉的鬍子；他們不時往返座位與洗手間，益使我疑慮加深，老實說：每位旅客心中

，都籠罩着疑懼的陰影。

坐在我身旁一位旅客告訴我：他每次來往於加勒比海各島國經商，每次心驚膽顫，都像通過「鬼門關」一樣，所幸還沒有被劫持過。

島國皇后花招別出

在恐怖和彼此疑懼的氣氛中，飛行了四十五分鐘，安降在胡拉紹的海邊機場上，它原是荷蘭屬地。別瞧不起此一小島國，因出產石油，島上有一個規模宏大的煉油廠，島上居民生活頗為富裕。

我們在過境旅客休息室，看到新選出的「胡拉紹小姐」，頭戴后冠，披掛彩帶，雍容華貴，秀美高雅；她是在機場代表該國觀光單位歡迎一個往訪的美國觀光團體。可見，這個島國為發展觀光事業，花招別出，值得借鏡。

機場不大，但機場內的免稅商店，大量出售其特產品，諸如香烟，菓子酒，明信片及特有的錢幣。

我們從胡拉紹起飛後，又飛行了五十分鐘，終於抵達多明尼加共和國首都——聖多明哥（Sant Domingo）；幸而，沒有碰上劫機暴徒，安全通過一次海上「鬼門關」。

多國樂隊又唱又跳

抵達機場時，我駐多國大使孫邦華及華僑代表數十人前來迎接，多國慈善會婦女代表多人向尹領隊和我獻花！還有一個小型土風樂隊在一旁又唱又跳，把歡迎場面搞得既輕鬆又熱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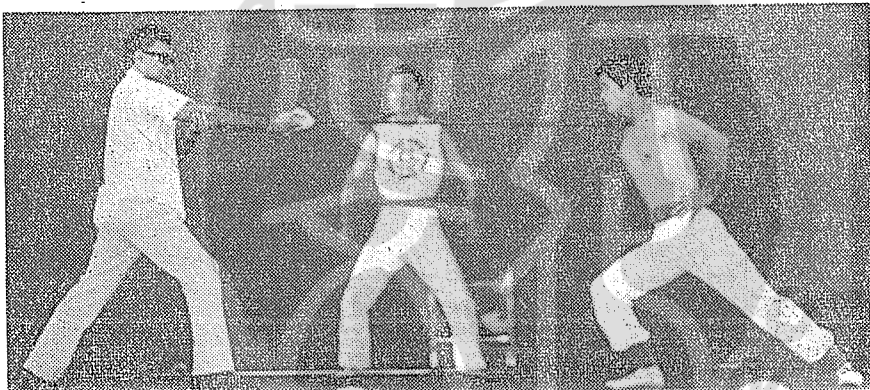
由於，歡迎我國的儀式隆重，有多國官方代表致完歡迎詞後，還有我方代表致答詞；搞得我們這些從巴西遠道飛來的「貴賓」，於恐怖後固獲得了溫慰，却於舊疲乏中增添了新疲乏。

當我團搭上一輛特備交通車馳赴旅社休息時



多明尼加共和國總統巴拉格(中)接見全體「功夫大使」，右為林秀英(右)，左為本文作者。

已是暮靄四佈，夜幕籠罩，每個人疲倦得要命；連多國觀光局派來車上宣傳其國家美麗風光的美麗小姐，也不能使我們疲乏的眼睛睜大一些。我只昏昏沉沉地感覺到，車子先在海風吹拂的海邊行駛，繼在燈光輝煌的街上行駛，復又在海風



張德豐(右)大力無比，有泰山之稱，在多明尼加露天球場表演用喉頭頂鋼條，多國「王拳」推鋼條(左)泰山和山泰。王拳旗鼓相，當相持不下。

吹拂中行駛；在彎曲的道路上，轉彎抹角地顛簸了一個多小時，才在郊外的洲際大飯店停下來。這一小時車程，既慢又長；再不到旅社，我們都快發瘋了。

八日這一天，我們經過了巴西、委內瑞拉、胡拉紹及多明尼加等四個國家；整整廿四小時沒有休息，大家到達旅社分安房間後，都不想吃晚飯；洗去身上塵土，倒在床上呼呼大睡，連夢也做不出來。

情人海岸風光詩旖

九日早上起來，我才發覺所住旅社，位在海邊，高有七層，四周有草坪、有花園、有游泳池、有大餐廳、有小型商場、有酒吧、有舞廳、還有賭場；這是多國最豪華的觀光大旅社。

多國孤懸於加勒比海中，素常鮮見具有規模的藝術團體來訪問，故對我團來訪，十分禮遇，招待周到。上午十時，我團到外交部拜會外長高梅斯，高氏親自接待，並請喝香檳酒，電視記者的強烈燈光照花了我們的眼睛。

我們都驚訝地發現，聖多明哥海灣風光的優美，公路沿海邊而曲折伸延，兩旁椰樹成林，蒔花似錦；極富熱帶性的羅曼蒂克情調，多國人稱它叫「情人海岸」，尤其，傍晚時分，風光特別旖旎迷人。(未完)